







管子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莞一作莧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

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
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
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
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
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
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
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
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

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
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
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
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
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
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
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
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

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

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貿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貿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 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 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穀十二斛也 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 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

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代菹薪煑沸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

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衞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泲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貿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王之所出南貫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爲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亾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

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

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

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以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

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

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戸萬戸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戸十萬戸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
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
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
者貸之圍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
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
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
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
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饘者

摲一作漸音衫芟也

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饘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

以爲民饒彼菹萊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藏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一本施作弛弛上有殺字五穀下又有之所生也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

應之。聞聲而來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

湯以至仁伐暴何必為此是戰國陰謀之說非管氏語也

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如字當作之字言與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室此三等人皆所當恤也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

券契之齒。金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

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
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
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
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
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
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
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

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鶤雞鵠鴇(音保)之通遠鵠鶤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匃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鶤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鶤雞鵠鴇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釼而弓弩無匡輅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
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
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
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
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

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邪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韜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 采居反）煑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

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

謂蠶月君以遊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筥曲之用至蠶孰則去分絓絲以償昔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筥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

曰遊財也

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令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寧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
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
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
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
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
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
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
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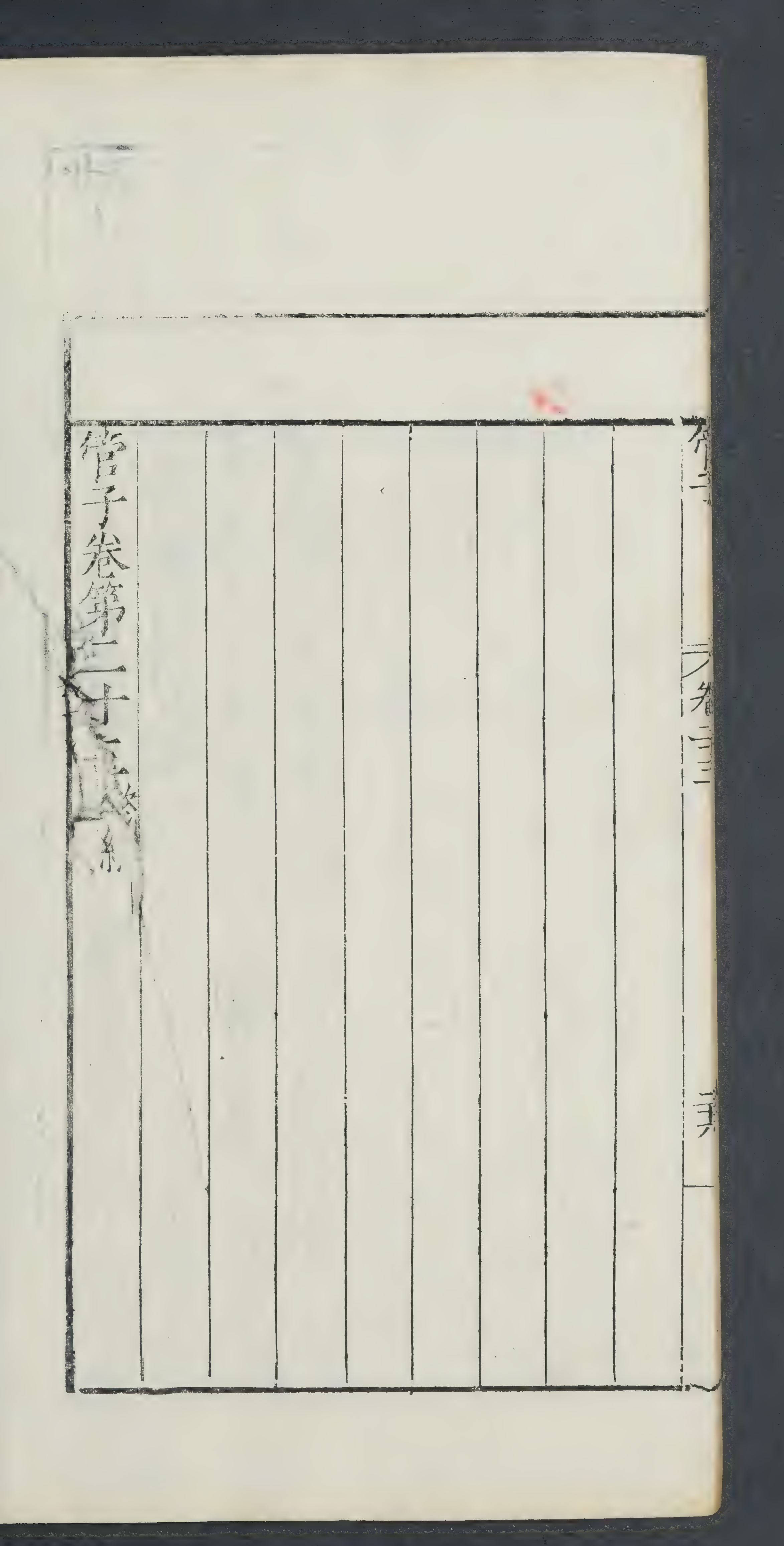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輕重篇猥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為者謬妄甚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

疑有闕文誤字

佌音此小也

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沸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沸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戸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

也。瞔側革切　山諸侯之國也。河𡊊諸侯常不勝山諸
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夫河𡊊。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
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
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
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
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
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
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

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穀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堤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 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堤壏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

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 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蓄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

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閭。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煑泲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䖍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鏤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此不可解

至於此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

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貧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别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毁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黄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黄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
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
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
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
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
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粖一作秣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

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賢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築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稱貸之家。謙言鹽菜之用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雠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璽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洴一本作池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洴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

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云疑當作去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

一本二十作世

刑作形是

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
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
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
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
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
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䖟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𢘍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千一本作干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紲繑而踵相隨。紲繑謂連續也紲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齧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餧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淸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肖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
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
糴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
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
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
成於周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
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
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為贋書無疑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貿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一本涂上有内字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刘

變六月而壹見。公貲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貲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貸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貸賈齊

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耒

鉊之姚切鎌也鉛辝理切擾音繉音魂縫也

耨。懷鉊鉛。又擾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内。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沃一本作汰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炎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排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吳郡顧槼書

顧時中　章 掖

顧 植　劉廷惠

何承德　章 扞

顧 賢　何承業

吳丙初　顧 文

邑人呂 廉　仝刻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